



《即》，15对成双油墨绢丝，棉质纸（30幅），38.1 x 33 cm / 每件，2008–2009, ©Roni Horn.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Hauser & Wirth. Photo by JYYPHOTO. ©和美术馆

对待灵魂如同代数

——论《即》(a.k.a.)

文 | 朱朱

罗尼·霍恩在她的双联肖像照序列《即》中，并置了她一生中不同时期的自己；经历了时光刻刀在几十年里的雕凿，她显然从外表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她的发式，她的鬓角，她的皮肤，她的眼神，大致说来，看上去她更中性、也更智性了。

各种可见的细节述说了时间的作用，但真正的主题在于自我之谜，如题《即》所示，她并不提供线性的叙事，而是视之为同一主体的诸多不完整版本，这首先让我想起博尔赫斯那篇奇妙的散文《博尔赫斯和我》，在文中他思考了成为作家的那个博尔赫斯和真正的自我之间的关系。“我只有在博尔赫斯，而不是我自己（倘若我是某人的话）身上留存，但和他的书籍相比，我在许多别的书里，在一把吉他某人的演奏之中，更能认出自己。” [1] 文中的“博尔赫斯”类似现在的罗尼·霍恩，拥有为人熟知的艺术家身份，而“我”或许类似年轻时的罗尼·霍恩，眼神里仿佛透露着不安和渴求，充满不确定性，也拥有着更多的可能。



不过，年轻时的罗尼·霍恩也不完全等同于她那个真正的自我，后者始终隐匿在灵魂的深处，如同待解之谜伴随一生；她所钟爱的诗人艾米丽·狄金森写过这么一行诗：“对待灵魂如同代数”，为此海伦·文德勒在关于狄金森的论著《花朵与漩涡》中阐释道：“在代数中，人们通过一个能正确替代‘X’的具体数字，来“解方程”，但是，灵魂”就像不能确定的‘X’一般。” [2] 我们在每个瞬间或每个阶段对于自我的认知，仅仅是暂时替代 X 的那个数字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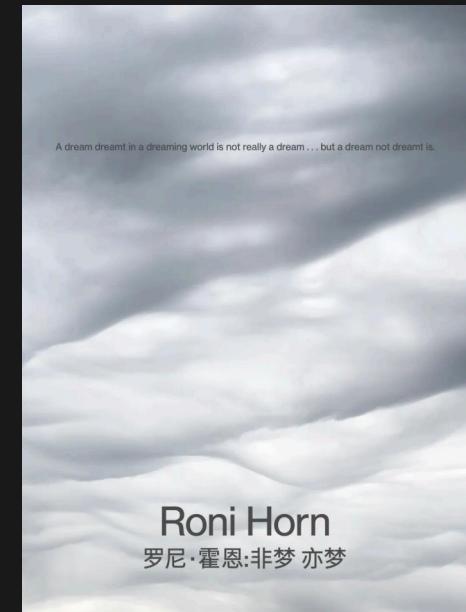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罗尼·霍恩的许多作品似乎都回响着艾米丽·狄金森的这行诗，她以成对或序列的形式呈现的作品，可见于她运用的不同媒介，它们显得冷静、澄澈，在极简的调式里，散发出代数学的意味。早在1980年代，她就开始创作抽象感的“成对物体”（pair objects），在后来那些据说灵感源于冰岛的玻璃雕塑中，这种形式一直在延续，譬如《无题（“有时我觉得我太像自己了。我一直都是别人……”）》（Untitled（“Sometimes I think I resemble myself too much. I have always been someone else...”））（2010—2012），被并置的仿佛是两座相似岛屿的蓝色缩影，标题引自作家罗曼·加里也并非偶然，那位法国小说家在成名之后，曾用另外的笔名创作新书，用来检视众人眼里的那个自己…… [3]



相关的文学经由罗尼·霍恩的反射弧，栖息到了她作品之中。也许还可以这么说：逐渐失明的博尔赫斯，终身幽居的狄金森，分身有术的罗曼·加里，和时常从美国去往北欧的罗尼·霍恩，以及与她交往甚笃的菲利克斯·冈萨雷斯-托雷斯，其实都是同一个自我的不同面影，相同灵魂的不同译本；那个“X”——终极的谜底——永远无法解开，但每个人都在反复地寻觅，不停测算和修正，有时需要极端地对待过去的自己，譬如狄金森，就在她后来的定稿中，将那行美妙的诗删除了。

注释

[1] 引自《博尔赫斯全集》中文版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，译者王永生。
[2] 引自海伦·文德勒《花朵与漩涡》中文版103页，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，译者王艳华等。
[3] 罗曼·加里，《阿米尔·阿米尔的生涯与死》，1981。



本文由朱朱
为和美术馆展览
“罗尼·霍恩：非梦 亦梦”画册撰写
[点击图片购买](#)

HE ART MUSEUM
HEM INSPIRATION
HEM-STORE

Instagram
@hemartmuseum

official website
hem.org

WEIBO
@和美术馆HEM